

成功之路

(日)马场正男著
周宇译



文匯出版社

成功之路

(日) 马场正男 著
周 宇 译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朱志鹏

封面装帧 戴逸如

成 功 之 路

[日] 马场正男著

周 宇 译

文 匯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市圆明园路14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文汇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56,000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7455·15 定价 0.55 元

译者的话

这里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位伟人成长的感人形象,具有催人泪下的魅力。

本书主人翁野口英世,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医学家。他出生在贫苦的家庭里,自幼左手烫伤致残,在生活、学习、劳动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困难和不便。但是,他在慈母的勉励下,在老师、好友的资助下,摆脱了左手伤残和生活困难等种种烦恼,立志发愤图强,以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他自幼好学上进,渴求知识。晚上读书,家里供不起油灯照明,他就靠近炉光看书,或到同学家里陪读。他想当一名医生,甘愿到医院做杂差,在医学院当校工,利用各种机会悉心学医,终于取得成功,经过专业部门的严格考试,取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以后长期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为人类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并祝大家成功!

目 录

译者的话

烫伤	1
母亲	3
独手	6
小老师	11
小林先生	14
渡部先生	17
迈向医学的第一步	19
奇妙的显微镜	22
血胁先生	25
校工变成老师	30
改名英世	34
赴美留学	36
研究蛇毒	41
赴欧留学	44
洛克菲勒研究所	46

研究,再研究	49
重返日夜思念的故乡	52
跟黄热病作斗争	57
奔赴非洲	61

附 录

我所知道的野口英世	65
野口英世年谱	72

烫 伤

“阿狗，你娘还没回来吗？”

“嗯，还没有回来。”

“清作睡得好吗？”

“睡得可香呢。”

在昏暗的房间里，听觉已经变得迟钝的奶奶正在问她的孙女阿狗。此时阿狗迫不及待地奔出屋外，她要去迎接母亲。

春天已经过去，眼看夏天即将来临。这是一年之中最繁忙的季节。郁郁葱葱的草木在夕阳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

“呵，妈妈！”

“好孩子！你把家看得好好的，真乖！”

“我肚子饿了，早就在等妈妈了。”

“行，行，妈马上给你做饭。”

虽然母亲刚干完农活回来，连歇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又忙着赶做晚饭了。她先在地炉内点燃了木柴，然后放上一口锅。暗暗的房间似乎一下子亮堂了。锅里的水慢慢煮开了。

可爱的婴儿正在摇篮里平静地睡着。这摇篮是用草绳编扎起来的。

母亲看了一下婴儿的睡脸之后，才安心地走出门外，来到屋后的菜园，摘几棵菜，打算用来烧菜汤。

这时，突然传来婴儿的哭叫声。母亲急忙回屋，一看，原来躺着的婴儿从摇篮里爬了出来，掉进了地炉，身体差一点碰翻了锅子。母亲一个箭步上前将婴儿抱住，但婴儿的左手已经烫得又红又肿，皮绽肉烂了。

婴儿嚎哭不止。见此情景，做姐姐的阿狗心如刀割，不禁

也失声痛哭起来。这时，耳聋的奶奶才恍然大悟，但她只能在旁边着急，一时也无法可想。

母亲发疯般地呼唤着婴儿的名字。

“清作，清作……”

“怎么啦？怎么啦？”

左邻右舍闻声纷纷赶来，商量着必须马上给婴儿治疗，可是临近既没有药，又没有医生，只好弄来一点涂药，涂在婴儿的伤口上，再用破布包扎了一下。

“清作，可怜的孩子啊，你一定好痛啦？你要忍住啊！”

母亲日不思食，夜不成眠，呕心沥血地看护着孩子，实在疲倦的时候，就用小树枝戳自己的眼皮来驱赶睡意。

在母亲长达二十天的精心护理下，清作的小生命终于得救了。但是，他的左手毕竟留下了斑斑伤痕，如同松树皮一般。

左手的大拇指已经与腕部粘连在一起，中指倒连着手掌，其它几个手指头都已不见影子了，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右手没有烫伤。

野口清作的左手被烫伤的事情，发生在他两岁的时候。

年幼的清作并不明白自己的左手已经残废，他依旧天真可爱地又蹦又跳。然而，每当看到这一情景时，母亲的心里又是何等的悲痛啊！

“清作，请原谅妈妈，全怪妈妈粗心大意，害你变成了残废，原谅我吧。”

母亲怀着歉意，热切地鼓励清作：“看来你不能当庄稼汉干重活了，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好好搞学问吧。为了你，妈妈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不久，清作进了小学。那是在七十五年前，即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四月。

母 亲

清作的家里仅有几亩田地，单靠干自家农活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此，父亲和母亲都必须外出去打短工，挣点微薄的工钱，使一家人得以糊口度日。

可是，父亲爱喝酒，拿了工钱不给家里，而且对家里人的生活也漠不关心。

这样，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的肩上了，家里所有的活儿都得母亲一个人干。

那时候，那里曾经流传过闹鬼的事：

“喂，闹鬼的事，听说了吧？”

“嗯，听说真的有鬼呐！”

“有人看到那个鬼，披头散发，每天深夜上湖里去呢！”

“怎么样，咱们也去亲眼看一看吧？”

于是，村里的年轻人相约一同前往。为了以防万一，有的人把刀都带在身边。

咣——，咣——，寺院响起阵阵钟声，四周一团漆黑，万籁俱寂。

这时，果然如传说的那样，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出现在湖面上，蹑手蹑足地在移动，湖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不禁叫人毛骨悚然。

年轻人暗暗地走近鬼后，正要举刀砍下去时，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们干什么呀？”

年轻人不禁大吃一惊。

“我是阿鹿呀，你们怎么啦？”

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要打的“鬼”原来是同村的人，于是他们一再向阿鹿道歉之后，便一溜烟地回去了。

清作的母亲究竟为了什么要上湖边来呢？原来，她每天晚上等清作入睡之后，就轻轻地离开家，摸黑来到湖边，用破烂不堪的渔网捞点小鱼小虾，等天亮后上早市去卖掉。

当村民们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深被一切为孩子着想的这颗慈母之心所感动。

看着母亲如此含辛茹苦地把自己拉扯大，清作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想：自己的左手虽然得了残疾，但还能帮助母亲干些轻便农活，还能和母亲一起捉些小鱼和泥鳅，拿到市场上去卖。

当清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总是苦口婆心地对他说：

“你能体谅妈妈的辛苦，妈妈感谢你。不过，对你来说读书更重要，你有时间关心妈妈，倒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学习上吧，这会使妈妈感到更大的快乐。”

每当严冬来临，这一带便大雪纷飞，村庄之间道路阻塞，车辆不通。有时因积雪过厚，连马都无法行走。在这种情景下，许多活儿只能依靠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去干。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由于这种活儿笨重，所以工钱也比干普通的活儿多一倍。

清作的母亲希望也能找到那样的重活干，可是一开始都遭到人家的回绝。

“阿鹿，这可不行啊！那种力气活，连男人走一步，都会被积雪淹没膝盖，你怎么干得了呢？”

但是，清作的母亲并不甘心罢休，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最后，她的一片热切之心终于感动了别人。

“好吧！先做二、三天试试吧！”

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清作的母亲跟男人们一样出色地干完了一件又一件重活。

但是，清作心里十分担忧，他常常跑到山下的村庄去等候母亲。当他看到母亲迈着疲劳不堪的脚步，摸黑沿着雪路归来时，便立即奔了上去。

“妈妈！”

“清作！”

母子俩亲切地叫唤着，互相握着冻僵的手，急急匆匆地赶路回家。

在家里，奶奶和姐姐阿狗早已烧好了洗澡水，煮好了晚饭，正在翘首等待着。清作的弟弟也在盼望着母亲早些回家。

“妈妈，你太辛苦了，先去洗个澡吧！”

“谢谢。不过，先把东西送到“松岛屋”的店里去后再洗吧！”

“那让我来送去吧！”

“不必了。妈妈反正全身汗湿了，送去就回来的。”

母亲连草鞋都没有脱一下，马上又离家了。

清作的家里很简陋，地板上没钱铺“榻榻米”（注），只是铺了几张席子。寒风呼呼地从地板缝和墙缝里钻进来，油灯的火焰摇曳不定，非常暗淡，因为无钱去买足够的灯油啊！

尽管如此，却多亏母亲那颗温暖的心，全家人对这个家感到十分亲切和愉快。

（注）榻榻米——日本式房间里的厚草垫。

独 手

“独手！独手！”

“独手清作！——”

所谓独手，是指缺一只手或一只手不听使唤的人。学校里有些顽皮的学生常常用“独手”这词来讥笑清作。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生这样的事：

“喂，用左手比一比扔石头，怎么样？”

“不，不应该把石头扔到田里去！”

“哼，说得好听！有种的把手拿出来给人瞧瞧吧！你这个独手清作！”

那些顽皮学生的恶作剧越闹越不象话了。有的故意要清作用左手拿东西，有的硬拖着他摔跤。

清作一直为自己那只可怕的左手感到羞愧，经常把左手藏到袖口里面或者书包后面，不愿让别人看到。但是，当别人对他嘲弄得太过分时，他有时也会忍无可忍地进行反抗。

可是，由于清作长得个子矮小，瘦弱无力，所以在跟同学搏斗中，常常是一个败者，听到别人的一片嘲笑声时，他总是孤独地远远地离去，内心深处悲愤交加。

“独手清作！独手清作！”

清作无可奈何，只好咬牙切齿地忍受着这种辱骂，当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便独自跑到不见人影的僻静处，嚎啕痛哭一场，心中呼叫着：“这只手要是能治好那该多好啊！”

由于不断地遭到顽童们的冷嘲热讽，一贯用功读书的清作也慢慢地害怕上学了。他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精神饱满地告别家人说：“我去上学了！”但是，走到半路上，他的脚步

又迟缓起来，不愿再到学校去了。于是，他改道而行，缓步向宁静的树林走去。他走进渺无人烟的森林，放下了书包，堕入了无限的遐想之中。

学校的上课铃声从远处传来，他不由得想起了老师，想起了同学，一种沉重的担忧攥住了他的心：老师在课堂上教了什么？同学们都在学习重要的知识，可是自己却躲在这儿玩耍！他的眼前又浮现出母亲的脸庞，耳边又响起妈妈平时的教导，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了抛开这一切烦恼，他想去追逐那些可爱的蝴蝶，但一想到那只不听使唤的左手，又垂头丧气地打消这一念头。

清作尝到了逃学的滋味：时间过得太慢了，真叫人难熬啊。他好不容易等到放学的时间，才起身踏上归途。

但是，决不能让家里人产生怀疑。于是，他把写毛笔字的墨水涂在自己的脸上和手上，装出一副刚从学校回来的样子。

然而，隐瞒终究是不能持久的。一天，清作的秘密终于被母亲发觉了。

“清作！”

母亲的话音里含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厉。

“你过来，你一定有什么心事瞒着妈妈吧？你要诚实地告诉妈妈！”

清作的内心本来就痛苦得不堪忍受，此时此刻经母亲一问，他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不仅理解儿子的心情，而且感到自己似乎也受着别人的呵责。

“清作，你一定非常难过吧。妈妈对不住你。不过，如果你就此抛弃学业的话，岂不毁了自己的将来？你过去所作的努力，岂不前功尽弃了？对妈妈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希望你能在学业上有所长进。你心里再难受，也应该熬过去啊！”

“妈妈，原谅我吧，我懂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

母子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那以后，清作果然加倍地刻苦学习。虽然，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他没有获得过第一名，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脱颖而出，以出色的成绩取得了第一名。

说起来，学校里的同学也不尽是搞恶作剧的，其中也不乏与人为善、待人亲切的朋友。坐在清作旁边的代吉君就是其中的一个。

代吉君家是开旅馆的，店名就叫“松岛屋”。当清作无钱购买铅笔和练习本时，“松岛屋”的叔叔曾经买来送给他哩。

今天，清作又跟代吉君一起出去玩耍，顺便去看守代吉君家里的水车。两人坐在水车旁，一面听着清脆而有节奏的水车声，一面津津有味地同看一本连环画。连环画上画的是古代的故事，描写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注)在川中岛交战的情景。

“阿清，你说他俩哪个强？”

“不相上下，因为没分胜负嘛。”

“依你看，哪个强些？”

“我说不上来。”

“那么，你喜欢哪个呢？”

“那当然喜欢信玄啰。”

“为什么？”

“因为他机智聪明。”

“那好吧，咱俩比一比相扑，看谦信与信玄究竟哪个强，怎么样？”

注： 上杉谦信——(1530.1.21~1578.3.13)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

武田信玄——(1521.11~1573.4)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

过去那些搞恶作剧的顽童们常常用相扑来向清作挑战。但清作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代吉君也会施出这一招，不由得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来吧……”

清作蓦地站了起来。当然，清作远远不是代吉君的对手，眼看着他就要输了，突然，只听得代吉君尖叫一声“痒死我了”！清作马上使了一个绊腿，终于将代吉君推倒在地，转败为胜。

原来，清作想道：既然代吉君想出我的洋相，那么我也要施一下自己的花招，于是趁代吉君不备之时，突然用左手往他的腋下搔了一把。

“这就是信玄的计谋嘛！”

“太狡猾了，相扑哪有这种摔法！”

“不过，你明明知道我用左手是打不过你的，你为什么还要向我挑战呢？”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刚才我越说越起劲，竟把你左手的残疾忘了。”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说越快活。

在那个时候，到了晚上，人们只能在油灯底下看书。但是，清作的家里买不起灯油，所以，清作只能靠炉灶或地炉的火光来看书。不用说，这样要把书读好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清作后来就寄居在代吉君的家里学习了。在一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屋子里，两个人十分和睦地过着共同学习的生活。

当时，他们俩虽然还只是小学生，但已经一起开始向寺院里的一位和尚学习英语，向村里的一位警察学习汉文了。

代吉君的年龄比清作大一岁，可是在学习上，远远不如清作，他常常在晚上学不了多久，就经不住睡意的袭击，马上钻进了被窝。但是，清作总是坚持深夜苦读。当睡意上来时，他

就跑到井边，用凉水洗一把脸后，又回屋来继续读书。

有时，代吉君一觉醒来，见清作还在学习。

“喂，快睡吧，别把身体搞坏了！”

“没关系。拿破仑不是常常整天只睡三小时吗？”

清作的少睡习惯，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

传说，后来美国人看到清作勤奋学习的情景也不禁赞叹不止，问：“日本人究竟在什么时间睡觉？”

据说，有时候旅店的客人起身整理行装时，清作才开始睡觉。

小 老 师

“妈妈，我回来了。”

“辛苦了。”

“妈妈，我当了学长了。”

“哎，学长！”

由于清作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因此，他尽管还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可已当上了学长，代替老师教低年级的同学，也就是说当上了小老师。

母子俩长年累月的勤奋努力终于获得了应有的报偿。母亲感到以往一切的劳累似乎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当上了小老师，不能再穿这件衣服了。”

的确，这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多年，已经破旧不堪了。母亲终于下了决心，给清作买了一件新衣服。

可是，村子里有的人见他穿了新衣服就讽刺挖苦说：

“穷小子，神气什么！”

“向别人借钱，真不要脸！”

更可怜的是，当清作走进教室一看，讲坛不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讲坛是给那些顽皮的学生搬走的。

“喂，听说那个独手清作当了学长啦！”

“跟那家伙学，还能学到什么东西！”

“那家伙太骄傲了，要教训教训他！”

“对，把讲坛搬到庙里去吧，那家伙个儿矮，就没办法在黑板上写字了。”

“这一下有好戏看啦！”